

师尼寡妇异治

許學士治一尼，惡風倦怠，乍寒乍熱，面赤心怔忡，或時自汗。是時疫氣大行，醫見其寒熱，作傷寒治之，用大小柴胡湯雜進，數日病急。許診視，告之曰：三部無寒邪脈，但厥陰弦長[□]而上魚際，宜服抑陰等藥。乃以生地二兩，赤芍一兩，柴胡、秦艽、黃芩各五錢，為細末，蜜丸如梧桐子大。每服三十丸，烏梅湯吞下，日三服，良癒。

注：【1】厥陰弦長：指左手關脈弦而且長。

薛立齋治一寡婦因怒，致不時寒熱，久而不已，肝脈弦緊。用小柴胡加生地，治之而癒。但見風，寒熱仍作。此是脾胃氣虛，用加味歸脾、補中益氣二湯，兼服而止。

一放出宮女，年逾三十，兩胯作痛，肉色不變，大小便中作痛如淋，登廁尤痛。此瘀血漬入隧道為患，乃男女失合之證也，難治。後潰不斂，又患瘰癧而歿。此婦在內，久懷憂鬱，及出外為人

許學士治療一個尼姑，惡風倦怠，有時惡寒有時發熱，面色紅赤，心中怔忡不安，或經常出現自汗的症狀。當時疫氣流行非常嚴重，醫生見到其有寒熱的症狀，就當做傷寒來治療，用大小柴胡湯交替服用，數日後病情加劇。許學士來診視，告訴說：三部脈都沒有寒邪的征象，但是左關肝部的脈象弦長而一直延長到魚際之上，治療應該服用平抑陰氣一類的藥物。於是生以生地二兩，赤芍一兩，柴胡、秦艽、黃芩各五錢，研磨成為微細的粉末，用蜂蜜調和成丸藥如同梧桐子大小。每次服用三十丸，以烏梅湯吞下，每天服用三次，很快痊癒。

薛立齋治療一個寡婦，因為發怒，致使經常出現惡寒發熱的症狀，很長時間不見好轉，肝臟對應部分的脈象弦緊。用“小柴胡湯”加生地，治療後痊癒了。但是如果見風，惡寒發熱的症狀仍然發作。此是脾胃氣虛所引起的。用“加味歸脾湯”和“補中益氣湯”，一起服用后就完全康復了。

一個被放出宮的宮女，有三十多歲，兩胯感到疼痛，肉色不變，前後陰中感到疼痛如同患了淋證一樣，在上廁所時尤其疼痛。這是瘀血漬入經髓中為患，乃是男女長時間沒有交合所引起的

妾，又不如願，致生此疾。可見瘰癧流注，乃七情氣血損傷，不可用攻伐，皎然矣。按《精血篇》^[1]云：“女人天癸既至，逾十年無男子合，則不調。未逾十年思男子合，亦不調。不調則舊血不出，新血誤行，或漬而入骨，或變而為腫，或雖合而難子。合多則瀝枯、虛人，產多則血枯、殺人。”

注：【1】《精血篇》：載於宋·陳自明《婦人大全良方·卷一·調經門》，篇名曾注曰：齊·光祿大夫·褚澄遺書。全篇文字不長，本案中所引的是該篇最後幾句話。

江篁南治一貴婦寡居，月候不調，常患寒熱，手足或時麻木，且心虛驚悸，或心頭覺辣，諸治不效。診其肝脈弦出左寸口，知其鬱而有欲心不遂也。乃以烏藥、香附二味投之，二服諸證俱減。

震按：欲男子而不得，則相火內鬱，鬱久必致氣血暗耗，陰陽交爭，自生寒熱。不皆由精血離位，漬入隧道而變寒熱也。故失合之證成癆者，多非藥可

病症，很难治疗。后来病人患处溃破而不能收敛，又患有瘰癧之证而死亡。这个妇人在宫内时，长期心怀忧郁，及出外后成为了别人的妾室，又不如愿，导致生了这种疾病。可见瘰癧流注的病症，乃是七情气血损伤所导致，不能用攻伐方法来治疗，这是很明显的。按《精血篇》中说：女人天癸既至，过了十年没有男子与之交合，则会患有月经不调。没有超过十年，但心中总是想着与男子交合，也会月经不调。月经不调则是应该废弃的经血没有被排出，而正常的新血又被错误的排出了，如此或者是经血渍而入骨，或者变而为肿痛，或者虽然交合而难以生育子女。交合过多则沥枯导致人虚弱，生产过多则血枯而会导致人死亡。

江篁南治疗一个寡居的贵妇，月经不调，常患有恶寒发热的病症，手足有时感到麻木，而且感到心虚惊悸，或是心头有辣的感觉，很多种方法治疗都不见效果。诊其脉象，肝脏对应部位的脉象是弦脉一直延长超过左寸口的部位，知道这是由于病人因心中的性欲不能满足而气机郁结所致。于是使用乌药、香附二味药物，二次服用后各种症状都好转了。

震按：性欲不能得到满足，则相火在体内郁结，郁结时间过长必然导致气血暗耗，阴阳交争，自然会出现恶寒发热的症状。并不是都因为精血离位，渍

愈。江氏講肝脈弦出寸口，謂肝主疏泄，今肝火不泄，逆而上行，此說卻通。又魏氏^[1]云：今人脈上魚際者，十居其五，或左或右，或左右皆然，陰虛火盛之人，類多見之，不可定為鬱病，此說亦是。

注：【1】魏氏：即撰《續名醫類案》的魏之琇。

入经髓内而变为寒热的。所以因患有缺少交合的病症演变成癆的，大多不是服药可以痊愈的。江篁南讲肝脏对应的脉象是弦脉一直延长超过寸口部位，认为是肝主疏泄，现在肝火不能疏泄，逆而上行，这种说法可以说通。又有魏氏说：现在人的脉象一直延伸过鱼际之上的人，十个人里有五个，或是左手或是右手，或是左右手都是这样，阴虚火盛的人，更是比较多见，不可以都确定为郁病，这种说法也有道理。